

扫码关注
共享文学之美

集结文学的芬芳 “野草莓”系列丛书春色满园

□杨宁舒

黑龙江中青年作家“野草莓”系列丛书自2012年起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后,以两年一辑、每辑五本的规模和速度扎实推进,这种持续发力受到国内文学评论界的高度好评和读者的广泛关注。

作为黑龙江文学精品工程,“野草莓”丛书已出到第四辑,共计二十本,对本土优秀中青年作家群体的推广产生了巨大作用,特别是邀请到茅盾文学奖和鲁迅文学奖的评委、国内著名评论家对作家及作品进行“一对一”式评论,还有《文艺报》、《文艺评论》等专业平台和知名

网站刊发文章及专题推荐,让我省文学群体得到了全国性的关注,对宣传和推广黑龙江文学起到了事半功倍的作用。

“在黑龙江,有一批实力雄厚的中青年作家默默笔耕,成绩不俗,但对外推介不够,他们的艺术之光无形中被遮蔽了。习总书记在讲

话中多次强调的‘精品意识、扎根和关注现实’正是黑龙江作家的长项,我们做一套中青年作家丛书,是想集中展示中坚力量的创作成果,他们无疑是黑龙江文学的未来。”省作协主席迟子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。

采撷文学精品 诚邀批评家把脉

“野草莓”丛书题材多样,体裁不同,但都是黑土地生长的庄稼,散发着这片土地特有的气息,苍茫而不失热情,凛冽而满怀朝气。第一辑丛书推出后,按照近些年的出版模式,要进入作品推介流程。迟子建想到约请国内评论界的著名专家,把脉具体作品,富有针对性地撰写评论,指出这些作品的优长和不足。因为对每一位入选作家作品都很熟悉,她开始为他们量身选择批评家。

迟子建说:“第一辑我们收入了王立纯的小说,那时他已过世,出版他的作品,既是对他为龙江文坛所作贡献的肯定,也是对他深切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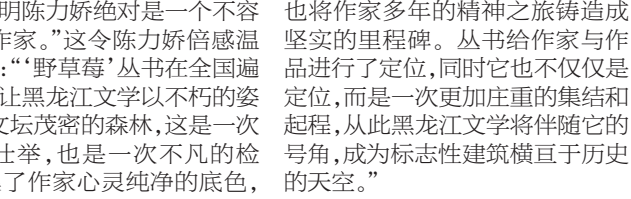
的怀念。我约请李敬泽写书评,当他得知王立纯已不在,毫不犹豫地答应了,写下了令人感动的《劳动与创造者安眠》。首辑还有诗评家张清华评介桑克诗集而做的《狂欢的不是词语,而是生命》,以及我们视为半个东北人的孟繁华先生为何凯旋小说《永无回归之路》和牛玉秋老师为陈力娇的《青花瓷碗》撰写的书评。”

著名评论家牛玉秋在评论《青花瓷碗》时说:“陈力娇的中短篇小说的结构上游刃有余,她的小说由于悬念的设置,即使是在一般生活场景的叙述中,也有一种内在的张力,她的小说好读,更耐读,《青花

「野草莓」丛书第一辑



「野草莓」丛书第二辑



整合创作力量 “野草莓”散珠成香

“野草莓”丛书出版后,《文艺报》、《文学报》等专业媒体及时推出了评论,反响不俗。丛书第二辑出版时,依然邀请了国内的评论大家:邀请擅诗懂画的评论家何向阳为同样喜爱绘画的朱珊珊的作品集《寒蝉凄切》做评;邀请著名编辑家崔道怡为葛均义的作品做评;并再次邀请张清华为张曙光诗歌做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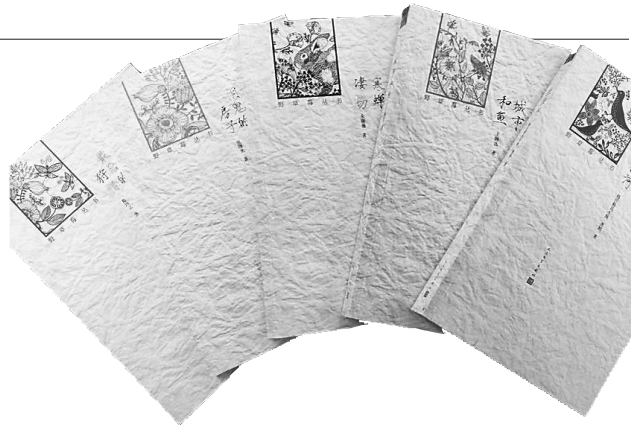
王鸿达是大庆作家,多年来辛勤笔耕,在小说创作上成果颇丰。当看到著名评论家、现为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的吴义勤为自己撰写的评论《野百合也有春天》时,他感动地说:“看到文章的名字就非常喜欢,我从小生长在山村,野草莓是我最喜欢的一种果子,而开满山坡的野百合是我喜欢的花朵之一。当时‘野草莓’丛书收录的是我中短篇小说创作高峰期的作品,

吴先生评论说,我的小说善于从普通人的灰色生活中发现亮色,从一地鸡毛中看到真善美,总能在沉重中给读者以温暖和感动,让我倍感亲切,特别是他形容我的作品散发着大山里的气息,让我很感动,他读懂了我这个山里长大的孩子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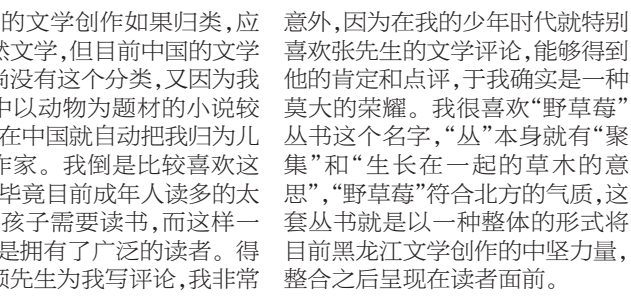
第二辑中有位70后作家,他就是在儿童文学界享有盛誉的黑鹤。多次荣获全国奖项的黑鹤,其动物小说独树一帜,海外译本逐年增多。在大兴安岭创建了个人写作营地的他,始终生活在第一线,是个根深叶茂的写作者。复旦大学教授张新颖为他写下了《浩荡风中的气息》,对黑鹤的文学水准赞赏有加。

黑鹤说,“野草莓”丛书选了几篇在我的个人创作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中短篇小说《狼谷炊烟》、《黄昏夜鹰》、《犴》等,书名是《狼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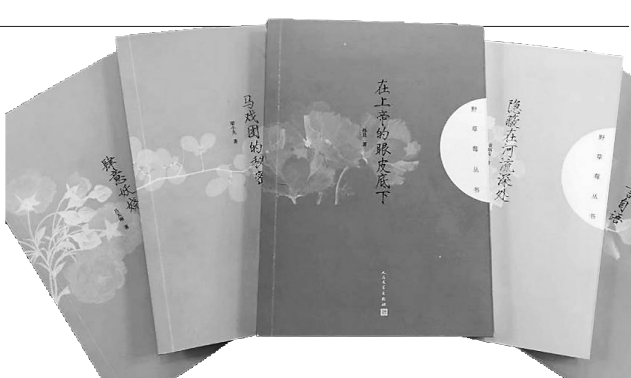
「野草莓」丛书第三辑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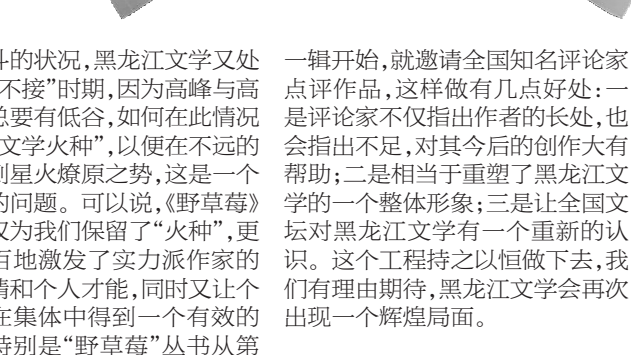
「野草莓」丛书第四辑



「野草莓」丛书第五辑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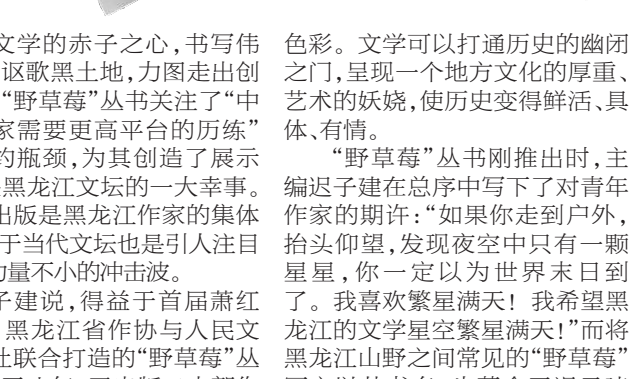
「野草莓」丛书第六辑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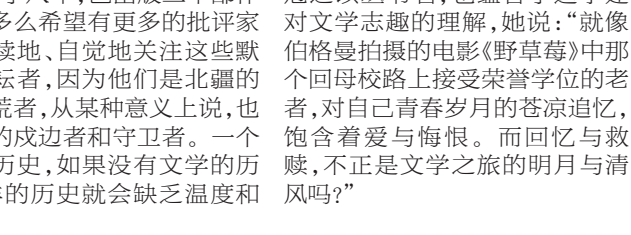
「野草莓」丛书第七辑



「野草莓」丛书第八辑



「野草莓」丛书第九辑



梳理重塑黑龙江文学形象

迟子建说,前两辑的评论不俗,到了第三辑,我们沿袭这种“一对一”的评论方式。袁炳发是位写小小说的高手,梁鸿鹰为之写下《小天地里的静水深流》,可以说是由一个作家的作品,深入对一种文体的探讨,非常开阔。胡平为孙旦小说《在上帝的眼皮底下》撰写评论时,正值他腰椎间盘突出,我还一再催稿,很是自责。张学昕是从黑土地走出的批评家,他在美国访问期间读了吕天琳作品的电子版,一口气写下《高远、清冽、绮艳的灵魂哨声》,其饱满的情感度,可看出他对这片土地深深的眷恋。而施战军为梁小九的《马戏团的秘密》写下的《猜想梁小九的秘密》,像是对梁小九小说的延伸阅读,对其小说的文体探索给予鼓励的同时,也对这探索的边界,及时做了善意提醒。性情宽厚的贺绍俊老师是个评论多面手,他对小说和散文的批

评,皆具深度。所以若楠的《自言自语》和张爱玲的《当爱情上了年纪》,都请他点评。贺绍俊敏锐抓住了这两位女作家散文的“眼”——取材于普通生活,风格上平易近人,因而写出的评论也是温润感人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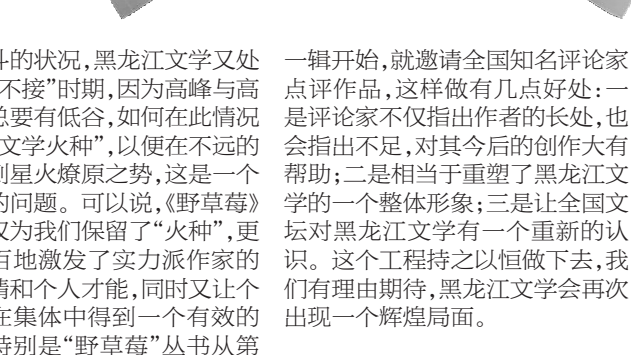
原《文艺评论》主编韦健玮说,“野草莓”丛书为黑龙江中青年作家搭建了一个广阔的平台,从中挑选的都是我省文学创作的中坚力量,有些人已经是某一创作领域的领军人物,所选的作品质量上乘,这样有规模有组织地集结出版,堪称我省文学事业上的一个大手笔。值得一提的是,这是一个长期的工程,要持续地做下去,而不是一时兴起,我感觉非常不易,它对整个黑龙江文学群体的鼓舞和照耀都是源源不绝的。

省社科院研究员喻权中说,过去,黑龙江作家一直处于散兵游勇

「野草莓」丛书第十辑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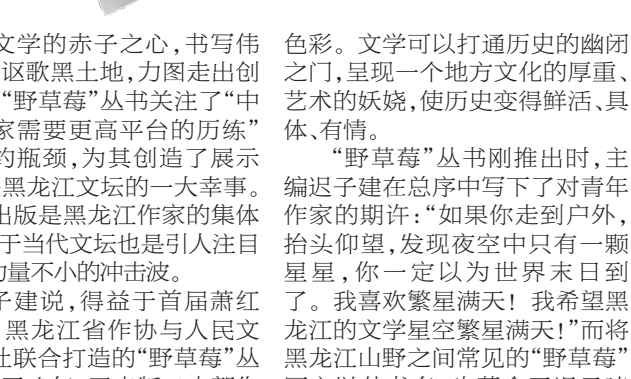
「野草莓」丛书第十一辑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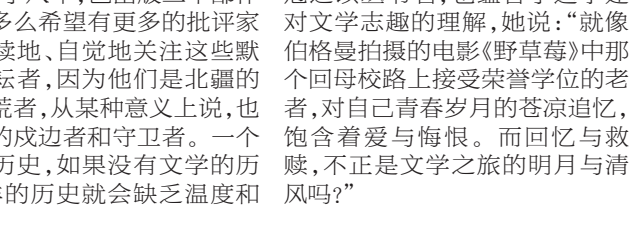
「野草莓」丛书第十二辑



「野草莓」丛书第十三辑



「野草莓」丛书第十四辑



打造优秀地域文学品牌

第四辑“野草莓”丛书出版不久,评论家潘凯雄为薛喜君的小说集《李二的奔走》写下了独具慧眼的《普通的就是普遍的》;评论家敬文东为冯晏诗集所写的《照亮文字里的骨头》,如诗如画:“冯晏以词语的光束作为诗的指尖,轻轻触碰着世界万物”;评论家张清华为包临轩诗集《蓝钟花》撰写的《惊叹号跳出了最后的灰烬》:

“我无法不吃惊这种转换,一个如此偶然的事件被赋予了非同寻常的意义。这是对于生活的理解,以及对生命与生存之困的深切体悟的结果。我确信古往今来,这是一首无有先例的诗,也是一个标准的‘现代性遭际’,他的处置让我不能不喝彩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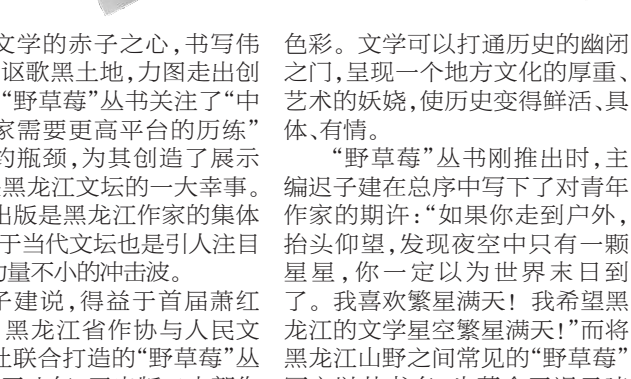
冯晏说:“省作协邀请的都是国内最优秀的文学评论家,文学评论除了对作品进行艺术分析、解读、深挖其作品的思想内涵,同时更重要的是根据文本,可以对当下文学创作的方法和观念,提出具有一定引导价值的新的观点。好的评论家所阐述的思想是可以在艺术上引领文学创作向前推进的。比如哲学家海德格尔、诗人艾略特等,他们的理论思想几乎对全世界的诗人、作家都起到过指点迷津的作用。”

省社科院研究员郭淑梅说,近年来,省作协有步骤有计划地推出了系列作家书系,其中重头戏是“野草莓”丛书,以一批中青年实力派作家为核心力量,倾力打造我省优秀地域文学品牌。在3000多名省作协会员中,在23个团体会员中,这些中青年作家、诗人是佼佼者,他们分布在基层各个领域,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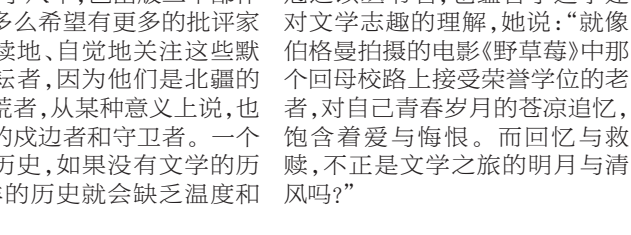
「野草莓」丛书第十五辑



「野草莓」丛书第十六辑



「野草莓」丛书第十七辑



「野草莓」丛书第十八辑

李敬泽说
王立纯《太阳从背后升起》

但王立纯的确有他独特之处。他的自我表述未能超出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话语范围,但在写作时,他其实另有来源:民间、东北的、黑土地的表意和语言传统。那真是狂欢式的表达,无分寸、无规矩,众生平等,齐物而观之。在《太阳从背后升起》这样的小说中,尽管作者对命运多舛的知识分子天才深致叹惋,但是,那位“天才”深陷其中的泥沼——那常常被述说为温暖的,其实也是残酷的民间底层,在王立纯的笔下,却显得生气勃勃,野趣横生。

贺绍俊说
徐岩《在乌鲁木齐》

当然对于作家而言,并不在于他写的是朋友还是敌人。我以为最为难得的是,徐岩为我们提供了不一样的写作姿态。我把他的这种写作姿态称之为朋友的态度。他是以朋友的姿态来书写他的朋友们的。

徐岩和他的朋友们共同营造了一个充满生机的小小说世界,这个小小说世界会使爱它的读者增添生活的勇气。

孟繁华说
何凯旋《永无回归之路》

读何凯旋的小说,扑面而来的印象是他对人性冷漠与荒寒的揭示和批判。

这种批判性一贯贯穿在何凯旋的小说创作中,一方面是他对人性的冷漠荒寒的揭示,一方面是对虚假生活的深切痛恶。这就是何凯旋小说最值得我们珍视的方面。

张清华说
桑克《冬天的早班飞机》

理解和界定桑克,对一般读者来说确乎有某种困难,因为他的语言系统中充满了多义和反讽,当他说自己不喜欢或不擅长反讽的时候,可能就是一种反讽。所以他的语义需要经过细心的辨识,而他思想和经验的狂欢,也同样源自这样一种悖谬的、欲擒故纵的、欲扬先抑的、似轻重或者相反的修辞与表达。这使他得以穿行和“穿越”于言说之上,成为一个更高级和更出色的言说者,一个词语的艺术家,而不止是一个忙乱的单向而自恋的表达者。

牛玉秋说
陈力娇《青花瓷碗》

陈力娇在早是以小小说立足文坛的。小小说由于体裁限制,要求必须情节紧凑、悬念有趣。这种基本功的训练使得陈力娇在中短篇小说的结构上游刃有余。她的小说由于悬念的设置,即使是在一般生活场景的叙述中,也有一种内在的张力。

吴义勤说
王鸿达《城市和鱼》

王鸿达的小说叙事也极本色、朴实,他追求的是生活流的叙事,表面上平铺直叙,没有大开大阖的戏剧性情节,而是紧扣着人物的生存状态和心理状态展开叙事,人物的命运逻辑与性格逻辑相结合,没有煽情性的主观抒情与议论,也没有外在的批判与控诉,而是把情绪不动声色地控制在人性的张力和思想的张力背后,有思想但不外露,有情感但不夸张,有批判但不夸张,平凡中见奇崛,冷静中见反讽,沉默中见冲突,显示了作家极强的叙事控制和结构驾驭能力。

张新颖说
黑鹤《狼獾河》

这个世界是蒙古族作家格日勒其木格·黑鹤带来的,他的作品《狼獾河》写森林和草原的动物,写放牧和狩猎的人,这些生命处于丛林荒野和人化的土地之间,这样的生存空间和生存方式——不论对于动物,还是人——早就开始了日渐消亡的过程,难以逆转,但黑鹤的作品并不给人

以挽歌式的末路哀凄之感,反倒呈现出虽然严酷,却生气鼓荡、生命庄严的景象。

何向阳说
朱珊珊《寒蝉凄切》

毋庸讳言,我很欣赏这样一种素描的写法,这种素描式写作的优长在于,它客观呈现了物与人的状态,而规避了女性写作的过于主观激烈的创作风格。在《沸腾的生活》中,这种写作得到了更加娴熟地运用,三段速写,描摹出了三种场景与意绪。也正是在这一点,朱珊珊找到了她独有的绘画式的言说。

崔道怡说
葛均义《最后的狩猎》

浓缩悲悯的小说,分量尤其沉重,既不可以仓促地看,也不是只看一遍就可以丢过的。浓缩万紫千红生活内容和千言万语叙事过程的小说,更经得起咀嚼品味、反复吟哦。这部书便犹如一串珍珠,值得细致地观赏,从容地揣摩。那里有葛均义涔涔的汗水和泪水,有他用“好文字”谱写的陈年旧地之艰辛。

张清华说
张曙光《闹鬼的房子》

聪明的诗人更知道问题的根本在于“如何让过去产生意义”,更知道让其生命经验与理解中那些要命的东西,如何在平静的叙述中更清晰地浮现出来。所谓废话文章老更成,或许是深入中年之后的彻悟,我在他的诗中读到了更多老博尔赫斯式的思辨,那种含而不露的透辟与精警,以及那种问而不答的自明与洞悉。

梁鸿鹰说
袁炳发《隐藏在河流深处》

我们读着袁炳发这些题材多样、精短干练而主题集中的小说,会发现这些小说是静的,语言不嘈杂、情节不燥烈,这种静的里面透露的是生活的底气,是生活本身的节奏让作家感到要格外小心地安排自己的笔触,“好多好看的故事并不是开始的时候就发生的”,他不急于交代故事的结局,他让人物在安安静静的日子里,任凭“时间像风一样奔跑着”,凭着生活的逻辑,引来不可避免的结论。

胡平说
孙旦《在上帝的眼皮底下》

孙旦的秘密在于,他写城市,亦如乡土作家写乡村一样,永远怀有同情和温情,这使他作品的批判性主题也被表现得醇厚而富于感染力,因为他生长于哈尔滨,爱哈尔滨,也爱哈尔滨人,他的成功部分源于他的出身。

张学昕说
吕天琳《肆意妖娆》

也许,正是在这些看似平常,毫无特别之处的日常生活中,吕天琳发现了我们的民众在当下的种种问题和精神困扰,感知到这种种精神、灵魂荒原地带的令人恐惧。伴随着对这些司空见惯的问题的深入探察,我们看到了许多触目惊心的灵魂的真相。毫不夸张地讲,吕天琳的这些表达,在当下,对我们整个民族的文化建设以及高尚和美好,是不可或缺的,在我们这个时代,已经成为一个作家的担当和使命。于是,吕天琳深情地发出了自己内心和灵魂的哨声。

贺绍俊说
若楠《自言自语》

若楠书写普通的生活,但这并非意味着她的审美和认识也是普通的。事实上,在她的散文中随处可见智慧之光的闪耀。比如像前面提到的,她把那些职业优越感的人称为被职业异化了的人。异化这个词用得大精彩了,若楠很随意地把这个很玄奥的哲学词语拉到了生活化的文字里,这显示出她的知识涵养,也体现出她的精神境界。虽然这本不

是一本高深大论的书,但她对“普通”的审美化处置,分明把“普通”提升到哲学的层面,然而这一切都是通过日常生活化的语言表达出来的,这样的举重若轻,难道不是一种写作的功力吗?

施战军说
梁小九《马戏团的秘密》

与三十年前的中国先锋小说的鲜明区别在于,它既不脱离人物,也不舍弃时代,不管怎样被环境驱使和修改,试图获取原本意义的努力从未消歇,也就是说,从某种意义上说,这样的小说是今日的先锋精神的叙述样本——异化谁,是已经分不清楚的具体性,只能去正视当今这个由无数的数字为基本说辞的情境,而尽量丰繁地表述出中国式的成长体验与城乡世相。

张清华说
包临轩《蓝钟花》

因此我所感兴趣的,是作者在日常性中巡猎或发现诗意的意识与能力,比如他在“暴雨之夜”里看到了“破败的窗根”与“人心的战栗”,“城市的骨架”像“耸立的危崖”(《暴雨之夜》),他从一幅穿过闹市的油画中看到了那个“征衣褴褛”“坚守着山头”的老兵,而他护送着老画家的画出城,则“像护送一名伤员,穿越消费阵地上的封锁线,到后方去”(《褴褛的坚守》)……这些句子并非只是一些别致的意象,它们其实所代表的是作者的观察角度,甚至世界观。其中我们除了要吃惊于他对表象的敏感,更要钦佩他对人心与世道的洞察,对于意义或本相的发现。

贺绍俊说
艾苓《当爱情上了年纪》

初读艾苓的散文,发现这是特别平易近人的散文。奇崛、瑰丽、惊艳、婉约,等等,所有这类表现散文鲜明风格的词语放置在艾苓散文上面都不合适,但丝毫不会贬低艾苓散文的美好之处。我以为艾苓散文的美好之处用“平易近人”一个词来形容便足够了。平易近人首先是一种写作姿态。艾苓就是以一位普通人的身份在书写,她是写给普通人看的,因此她的叙述就像是与自己最熟悉的亲人和朋友,或者以自己的学生、同事和邻居,在很随意很坦诚地聊天诉说,聊天诉说的多半是家事、日常事。

何平说
刘浪《去可可西里吃大餐》

但恰恰可以肯定的是刘浪是一个现代小说意义上的小说家,从小说修辞学上判断,刘浪和先锋小说有着深刻的亲缘关系,而一个现代小说意义上的作家却如此专注重复、巧合、反常和极端等等这些“旧小说做法”,某种程度上并不是旧瓶装新酒式的赋予新意,而是刻意强调造成“被关注”。

敬文东说
冯宴《碰到物体上的光》

冯宴的诗集《碰到物体上的光》所呈现的,便是光从物理到诗学的升华:她的诗穿过日常生活的光透镜,折射繁复而纯粹的话语光束。她用冷静却具有诱惑力的声调,唤醒流动的时间、打开延展的空间,逃离密不透光的身体与重重迷雾。这些看似刻意的表达在其诗歌呼吸吐纳间毫无雕饰;她的声音如同“碰到物体上的光,一刹那,/-刹那那从无到有,或反过来。”

潘凯雄说
薛喜君《李二的奔走》

与其说薛喜君在反映我们社会“底层”“普通人”的生活艰难时充满着“悲悯”的情怀,倒不如说她的写作十分接地气,始终努力在用一种发现的眼光捕捉现实生活中的繁富与本质,因而作者投入的情感不仅只是限于悲悯,同时还有沉静与博爱、批判与赞美。这同样得益于作者始终立足于坚实的生活沃土深耕细作的结果。

